

中东恐怖主义

“东突”问题发展演变与中东恐怖主义 相关性透视

王 茜

摘 要：本文从“东突”问题、“东突厥”、“东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等概念为切入点，对“东突”问题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进行了细致梳理，进而阐述了“东突”恐怖主义的实质与国际因素。研究发现，“东突”问题受国内和国外因素的双重影响，是 21 世纪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化、跨国化和全球化的一部分。“东突”问题与中东恐怖主义存在内在关联，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恐怖主义与“东突”分裂势力之间在人员、资金和技术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反恐工作客观上要求它与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合作，建立长效反恐机制。

关键词：“东突”；恐怖主义；非传统威胁；反恐战争；中国与中东

作者简介：王茜，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文章编号：1673-5101（2008）06-0031-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国际上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凝聚、组建和整合。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集团用各种方式表达不同的观点，预示着 21 世纪的国际社会并不太平，在不和谐的声音中，被称为“邪恶之花”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已经制造或试图制造一系列恐怖事件以表达其政治诉求，尤其是被称为“恐怖大亨”的本·拉登“基地”组织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动的针对纽约世贸双子楼的袭击最为世人所震惊，被称为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制造的登峰造极的事件。它刺激着一批批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在世界各地继续制造一系列血案，挑战了现行国际体系和社会结构。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影响，中国国内恐怖组织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且这些恐怖组织开始利用因特网和经济全球化，与境外恐怖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威胁社会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其中，“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如冰山一角，浮出水面，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东突”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日益影响中国的边疆安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受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双重影响，“东突”问题成为 21 世纪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化、跨国化和全球化趋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东突”问题与中东恐怖主义存在内在关联。

一、“东突”问题的性质

毋庸置疑，“东突”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负面影响。“东突”即“东突运”，又称“东

突独”，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简称，系指一批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采取的非法活动。“9·11”事件以前，在我国学界和媒体中统称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或“疆独”。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从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国际形势不断演变，尤其是英、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渗透，新疆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从某种程度上说，“东突”是西方殖民者怂恿和鼓动的结果。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受国际复杂形势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暴力恐怖活动日益猖獗，我国也一直进行着坚决斗争。但“东突”这个词正式出现在中国大众媒体的报道中，为人们所熟知，并迅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影响中国边疆安全，却是在2001年10月之后。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为积极支持和配合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有效打击危害我国新疆地区及有关国家稳定和安全的恐怖组织，使打击行动更具针对性，打击对象更具确定性，我国根据其行动组织的名称和具体的行动纲领，简称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

2001年10月10日，中新社报道说，外交部长唐家璇表示，中国深受“东突”恐怖分子的危害。这是“东突”这个词首次正式出现在中国大众媒体的报道中。此后，在2001年10月1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再次提出：确实有一批民族分裂分子想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我们称之为“‘东突’恐怖分子”。11月14日和12月9日，朱邦造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又分别向新闻界透露了“东突”恐怖分子在境内外制造的一系列血案以及他们与国际恐怖主义密切联系的案例，说明我国受“东突”恐怖势力的威胁已是不争的事实。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关“东突”恐怖势力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有50多个，其中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其中包括公安部2003年12月15日第一批认定的4个“东突”恐怖组织。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新闻信息中心”^[1]。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东突”列入恐怖组织名单。^[2]9月12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厥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其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随之，我国单独或与邻国联合举行了反恐军事演习。“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已被国际上公认为最暴力化的组织，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东突”组织基本上形成了4个活动中心，即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11个，其中4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约有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3个训练恐怖分子的武装组织，向中国境内运送武器。^[3]

二、“东突”问题的历史背景

提到“东突”，就不能不提到“突厥”，“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等概念，“突厥”，“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概念有其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历史意义。

严格意义上说，“突厥”（Turk）指的是公元后6~8世纪活跃在亚洲草原北部的一个古代游牧民族。突厥最初属柔然人统治，6世纪中叶归并铁勒部，灭柔然汗国，建突厥汗国。势力十分强盛，6世纪末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后相继归顺于唐王朝。唐末，东西突厥衰败，突厥人逐渐融入到其他民族中去。^[4]其中西突厥有两支迁移到今土耳其国境内。至此，突厥作为一个民族从历史上消失。

“突厥斯坦”中的“斯坦”一词源于波斯语，意为“地方”或“区域”之义。“突厥斯坦”意思是“突厥人的地域”。古代突厥人并没有固定的地域，故“突厥斯坦”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最初是中亚伊朗—塔吉克人对与自己语言完全不同的北方邻人居住地的泛称。10世纪时，欧洲地

理学家开始使用这个名词。^{[5]2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外的一些殖民主义者企图分裂中国,有意将我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苏联的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殖民主义者遂编造了一套“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6],鼓吹“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等等。

泛突厥主义是“东突”的思想根源,产生于19世纪末期,沙俄境内的鞑靼人仿效泛斯拉夫主义而提出泛突厥主义,最早提出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俄国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麦尔·伽思普林斯基(1851~1914),其理论根据是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及其他一些语言(所谓的乌拉尔阿尔泰语)同源。^[7]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泛突厥主义分子相继流亡土耳其,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活动,并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发展。土耳其人孜牙·乔加勒甫(1876~1924)是泛突厥主义的祖师和主要代表人物。

简言之,19世纪末出现的泛突厥主义,是一种主张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国及中亚诸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具有“民族同一性”的跨国民族主义思潮,时至今日土耳其仍是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三、“东突”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幅员辽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地缘政治相当复杂。近代以来,新疆一直是国际上各种势力争夺的热点之一。中亚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一经产生,就千方百计地向中国新疆渗透。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早在1914年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就曾潜入新疆阿图什,以办学为名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4]37}此为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传入新疆之始,继之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新疆伊犁人麦斯武德是宣传“双泛”的主要代表人物。

20世纪三十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策动下,利用“东突厥斯坦”这面旗帜,几次策划了新疆“独立”的政治动乱。1932年,老牌“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在和田建立了所谓的“伊斯兰教王国”。20世纪三十年代也是“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势力利用新疆政局变动频繁之机,企图变中取胜,以宗教首领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东突分裂主义”分子,借用“东突厥斯坦”一词,试图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目的是永远脱离中国”^{[8]70}。这是“东突”分裂主义分子妄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最初尝试,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只存在了100天就垮台了,成为历史的笑柄。

20世纪四十年代,新疆发生了“三区革命”,以艾力汗·吐列为首的“双泛”分子,叫嚣“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而前进”。企图把三区革命引入歧途,但这一阴谋被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爱国革命力量所粉碎。

20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东突”恐怖势力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配合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制造事端,图谋分裂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东突”势力成为苏联牵制中国、搜集情报的力量。1969年破获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党的章程写道:“要依靠苏联武装夺取政权。”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先后在新疆策划了一系列反革命暴乱和武装叛乱,比较典型的有1950年的奥斯曼反革命暴乱和1951年以哈里拜克为首的反革命暴乱。^{[9]109}由于不得人心,暴乱很快被平息。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以及对外交流的增加,“双泛”分子认为有机可乘,纷纷潜回新疆,主要是借机组织游行,制造骚乱,体现出极端宗教化倾向。

20世纪九十年代,国际政治势力处重组之际,“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我国的活动也出现了频繁作乱的态势。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迅速出现了5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对主张新疆独立的

分裂主义分子无疑是个极大的刺激。中亚地区的“东突”组织从苏联解体前的5个发展到90年代的36个,仅1991~1995年5年时间就新增26个。在新疆周边国家活动的“东突”恐怖势力组织之一“雅那—阿亚特”(汉译“新生”)由一些滞留境外的新生代组成。自1997年成立以来,其主旨是从事“除奸”活动,目标是采取极端恐怖手段暗杀在我国政府、军队任职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和爱国宗教人士,其行动口号是“与中国进行坚决斗争,为了最终取胜,宁可牺牲民族”^[10]。同时,在这个阶段,国内外“双泛”分子相互勾结,打着“人权”,“民主”和“民主自决”的旗帜,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大做文章,“东突”势力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他们组建恐怖主义集团,大肆歪曲历史,为分裂制造舆论,并肆无忌惮地进行爆炸、抢劫、杀人等暴力恐怖活动。“东突”分子认为苏联解体使新疆从中国分裂出来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东突”恐怖势力日益嚣张并叫嚣要“争取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他们制定了所谓“十年宣传发动,十年游击战争,十年正规战争”的“新疆独立三步战略”,公开宣称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分裂目的。在警方查获的“东突伊斯兰党”、“东突反对党”等组织的纲领中就明确提出了“走武装斗争道路”,“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在其编印的小册子《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中毫不掩饰地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在幼儿园,医院和学校制造恐怖气氛。^[11]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到2001年,“东突”恐怖分子在新疆制造了200起暴力恐怖犯罪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人受伤。据了解,2003年3月27日,“东突解放组织”两名武装分子在吉尔吉斯斯坦劫持了一辆开往喀什地区的运输公司客车,将21位乘客和司机全部枪杀并焚车灭迹。^[12]公安部反恐局局长赵永琛在2005年9月5日举行的世界法律大会上说,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东突”恐怖势力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

自2007年以来,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一直谋划对奥运会实施破坏活动,其中,“东伊运”和“东突解放组织”这两个恐怖组织活动最为活跃,2008年初境外恐怖组织对我境内发布了七条命令。^[13]2008年4月,东突恐怖主义分子企图策划南航飞机空难未遂。2008年8月,奥运召开前夕,“东突”分子于2008年8月4日在新疆喀什制造了暴力袭击事件,共造成16人死亡,16人受伤。^[14]2008年8月10日凌晨,“东突”分子在库车县城的一些超市、酒店、政府机关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共造成1名保安死亡,2名公安民警,1名保安人员和2名群众受伤,多处房屋受损。^[15]这些行径充分暴露了他们与人民为敌、与国家为敌的本性。

21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之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问题有了更多关注。2002年9月联合国将“东突”恐怖组织中最为激进、势力较大的“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列为恐怖组织。“东突”恐怖组织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活动向境内转移。但此时由于受国际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影响,其在国内的活动也有所收敛,尽管各组织章程里仍有鼓吹暴力行动的条文,仍在从事恐怖活动,但它们现在都强调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企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其斗争策略也出现了新特点,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呼吁所有“东突”组织放弃暴力,把活动主张和方式统一到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活动原则上,强调以“和平方式”开展斗争。

在国际新形势下,面对当前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强烈呼声,“东突”恐怖势力为了保存实力,“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势必调整战略,采取多变的应对方式。“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我们应着眼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着眼于国内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对外应加强国际协作,对内要立足改革开放,以民生为本,不给“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以可乘之机,保持新疆的稳定发展。

四、“东突”问题与中东恐怖主义的联系

20世纪初至21世纪新疆境内外分裂主义者进行的分裂活动具有旋兴旋败、骤强骤衰的表征。

有学者认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其近百年的分裂活动中留下的是一连串失败的记录,是一出历史闹剧。“东突”在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在未来,尽管“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难逃其失败的命运,但仍会伺机东山再起,“东突”恐怖主义分子不会停止其分裂祖国的活动,主要原因为以下几点:

第一,“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受“基地”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支持。主张新疆独立的“东突”分裂主义者不但得到了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中亚和西亚恐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等国际恐怖主义残余势力存在一天,“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就不会停止其活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以来,“本·拉登”与中亚、西亚的恐怖组织头目多次密谋,要帮助“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在新疆进行“圣战”,要把中国新疆建设成一个标准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东突”恐怖组织得到了境外恐怖组织在经费、物资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1997年12月,受“本·拉登”资助的沙特阿拉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将26万美元转交给新疆境内恐怖组织,作为周边国家的“东突”恐怖组织的活动经费。1999年初,本·拉登又会见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许诺提供资金援助的同时,要求其“一切行动与塔利班协调”。2001年2月,本·拉登及塔利班高层人士在坎大哈与“东突”恐怖组织达成协议,帮助后者训练骨干成员,并承诺负责2001年的活动经费。此外,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恐怖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据报道,曾先后有来自10个“东突”恐怖组织的1000多名骨干分子在“基地”组织设在阿富汗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中接受过诸如爆炸、暗杀、投毒等恐怖活动训练。近年来,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爆炸暗杀恐怖事件,大多与这些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我国警方已抓获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他国家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然后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动中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事实证明,本·拉登与塔利班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东突”分裂恐怖主义活动的幕后推手。

第二,“东突”问题受土耳其恐怖主义势力的影响。“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是20世纪初首先在俄属中亚地区,继之在土耳其兴起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传入新疆。当时,土耳其派遣的人员在新疆的阿图什以办学为名,传播“双泛”思想,继而一些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民族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鼓吹和宣传“双泛”,成为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之后,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新疆形成了以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一小撮以“双泛”为旗帜的分裂势力,他们建立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政党和组织,企图分裂新疆,这就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东突”分裂恐怖主义活动深受其影响,并从“双泛”活动中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如新疆“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早年留学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系统地接受了“泛突厥主义”,回国后又一度高踞新疆省政府主席之位。时至今日,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书刊中经常有大量的关于建立“东突厥斯坦独立政府”的鼓噪,持续不断地公开煽动分裂主义思想,大力鼓吹“新疆独立”,并指责土耳其政府对境外“受压迫突厥人”的冷漠态度。

第三,“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受中东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影响。后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成为诱导国家和国内冲突的最重要的原动力之一。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是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中最主要、也是最具破坏力的一种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努力推动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进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或与其他邻国的同一民族合并的运动。这种民族分离现象在一些国家早已存在,只是影响不大。如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和法国的科西嘉

等。但进入冷战后期，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开始狂飙突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中欧、东欧和南欧，使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并且迅速向世界范围蔓延，至今余波未平。据统计，在当今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从其母国分离或具有分离倾向的民族就有 20 多个。现在仍在为“独立”而斗争的重点地区中，有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聚居区，俄罗斯的车臣，英国的北爱尔兰，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加拿大的魁北克，法国的科西嘉，西班牙的巴斯克，印度的旁遮普，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亚齐、马鲁古、西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等省和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等。^[16]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起到了刺激的作用，对新疆稳定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受恐怖主义全球网络化影响，中国的“东突”问题日益凸现出深刻的国际背景，境内外恐怖组织建立了密切的人员链、资金链和技术链，中国国内反恐成为全球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新疆一直是国际上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之一。国际上“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一经产生，就千方百计向该地区渗透。“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根源。

“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为达到分裂中国的政治目的，不仅名称几经变更，而且斗争手段也随着国际政治斗争形式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换。这些组织逐步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构成了民族分裂主义性质的恐怖主义类型，具备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难逃其失败的命运，但仍会伺机东山再起。首先，“东突”势力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支持，主张新疆独立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不但得到了“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本·拉登领导下的恐怖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证明，本·拉登与塔利班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东突”分裂恐怖主义活动的有力推动者；其次，“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是在土耳其兴起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受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影响。后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成为诱导国际和国内冲突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当前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强，为保存实力，“东突”恐怖势力势必会调整战略，采取灵活多变的应对方式，以适应变局，伺机再起。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作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组成部分，“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形式和手段方式也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破坏有关国家稳定与安全、危及人民生命财产的施暴目的不会改变，这股恶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与“东突”恐怖势力之间的分裂与反分裂、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还将是长期而复杂的。研究表明，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和中亚国家的恐怖组织与“东突”分裂势力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反恐工作客观上要求它与部分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合作，在双边和多边关系框架内建立长效反恐合作机制，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功能，切断“东突”恐怖组织的国际联系渠道，维护国家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参考文献]

[1] 中国警方坚决依法打击一切恐怖主义组织[EB/OL]. 新华网,[2007-01-10].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1/09/content_5583031.htm

- [2] “东突”恐怖势力大揭密, 非法组织达 50 余个[EB/OL]. 中国新闻网, [2002-02-01].
<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02-01/26/159431.html>
- [3] 中国反击东突十七年[N]. 南方周末, [2007-11-11].
- [4] 王淑梅. 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考察[J]. 世界民族, 2000(2).
- [5] 肖季文. 东突问题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J]. 文史春秋, 2003(3).
- [6]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 “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EB/OL]. 新闻网, [2003-12-25].
http://www.btmz.gov.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67&ArticlePage=3.
- [7] 维依古尔·沙依然. 关于《大匈奴帝国史》一书的一些意见[M]. 张宏超, 刘宾, 译. 新疆社科院油印本, 1990;
杨发仁.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Z]. 新疆社科院, 内部资料, 1997(4).
- [8] 李琪. 打击“东突”恐怖势力是国际反恐斗争的组成部分[J]. 新疆社会科学, 2002(2).
- [9] 高永久, 李丹. “东突”恐怖势力的思想体系研究[J]. 西北师大学报, 2006(4).
- [10]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中国研究所. 中亚的极端主义[M] (俄文版), 阿拉木图, 2000.
- [11] 200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 [R].
- [12] 公安部反恐局. “东突”是我国主要恐怖主义威胁[EB/OL]. 新华网, [2005-09-06].
- [13] 新疆警方今年抓获 18 名境外培训恐怖分子[EB/OL]. 新华网, [2008-08-07].
- [14] 黄志恒. 喀什袭击案件是精心策划、密谋已久的“暴力袭击活动”[EB/OL]. 新华网, [2008-09-20]. 乌鲁木齐 2008 年 8 月 5 日电.
- [15] 万鑫. 库车暴力恐怖案件已经得到有效处置[N]. 阿克苏日报, 2008-08-12(1).
- [16] 梁玉春. 浅析影响新疆稳定的国际因素[J].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2003(3).

Analysis of “East Turkestan” Problem and Its Cor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Terrorist Groups

WANG Qian

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ast Turkestan” problem with the terms of “East Turkestan”, “Eastern Turkestan”, “Pan-Turkism” as its entry points; and then elaborates the essence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of East Turkestan terrorism. It has found that “East Turkestan” has both complicat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oot causes, resulting from terrorist globalization, network and transnationalization. The research also has disclosed the links between “East Turkestan” terrorist groups and that in Turkey,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some Arab countries in personnel, capital and technology. China’s anti-terror campaign requires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in South Asia, Central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establish a long-term anti-terror cooperative mechanism.

Key Words “East Turkestan”; Terrorism; Non-traditional Threat; Anti-terror War;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责任编辑:孙德刚)